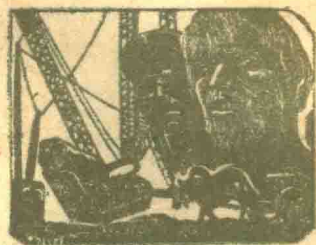


論城鄉關係



行 印 舊 書 廣 漢

論
城
鄉
關
係

讀者書店印行

論城鄉關係

啓書店

天津官銀號單子街
電話五〇七二

非經同意 不得翻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版

1—5000



目錄

一	關於城鄉關係的問題	一
二	二中全會論城鄉關係	三
三	狄超白論城鄉關係	五
四	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	一〇
五	逐步轉變農村紡織讓機器代替手工業	一二
六	新的城鄉關係	一八
七	林彪同志在漢口「七一」紀念會上	二四
八	報告華中局今後工作方針	三〇
九	到農村去！到農民羣衆中去	三六
十	貫徹二中全會的路綫	四二
十一	貫徹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	四八

一 關於城鄉關係的問題

二 中全會論城鄉關係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着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從一九二七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到現在，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重點是在鄉村，在鄉村聚集力量，用鄉村包圍城市，然後奪取城市。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執行了這個用鄉村包圍城市的方針；歷史已經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並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採取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重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毫無疑問，城鄉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和鄉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密切地聯結起來。決不可以丟掉鄉村，僅顧城市。如果這樣想，那是完全錯誤的。但是黨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全會指出：我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人民的鬥爭時，黨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羣衆，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和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線上，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產階級作堅

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建設工作，工會工作和各種民衆團體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應當爲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末，黨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狄超白論城鄉關係

城鄉交換是我們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系列中的重要環節，戰爭不單單把原有的生產機構破壞了，同時也把商品的流通機構和交換關係破壞了。社會經濟的衰退包括着生產和流通的兩面，今天我們既還不能廢除商品交換，則對於城鄉交換的重視，就得與重視農業增產一樣。

一般輕視商業的觀點，應該有所改變了。在解放區之內，當土地改革和建立了國家經濟的體系之後，新的城鄉關係已不同於舊的城鄉關係，城市對鄉村的超經濟的剝削關係基本已經改變，或正在改變着。因此，溝通城鄉商品交換恢復和建立公私商業，已成爲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要環節，而且是當前迫切重要的環節。

我們在戰爭期間所創造的地區的自給自足經濟，乃是在戰爭和敵人優勢兵力包圍下被迫而施的。今天，條件完全不同了，已被解放的地區面積幾乎有整個歐洲那末大，我們已擁有全國極大部份的大工業基礎，這些工業和城市是與廣大農村不可分割的，所以必須立即打破過去地區的自給自足觀點，建立整體的國民經濟觀點，把各個地區打成一片，把全國城市和全國農村有機地聯繫起來。

自黨中央號召發展生產以來，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已逐步的在現有生產設備的基礎上恢復起

來了，僅僅千午的時間，許多「市」的「本土」區「經」過「了」國民黨以動派統治的時代，剛接收的工業城市如上海、漢口、太原等地，雖遇着許多困難，恢復工作還是令人滿意的。在農業方面，特種作物的播種面積大大增加了，糧食生產的面積也不少於去年，東北還超過去年。春旱蟲災雖給華北農產一些打擊，但迄目前為止還不是很重大的打擊，我們以正確的指導和羣衆力量抵消了一部份天時所給予我們的損害。

道理非常明白：我們在城市和鄉村的生產方面作了這些努力，是不是就是我們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全部工作呢？不是的，僅僅是一部份。假使我們不能把生產出來的商品，投入流通市場並取得交換，或者通過國家經濟軌道取得交換，那我們的各種生產就不能繼續（枉說擴大），就不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

在長期的對外戰爭和對內戰爭的過程中，城鄉交換的商業機構遭到嚴重的破壞，一般的是由於農村經濟的衰落，中小城市的商業資本首遭打擊，有一部份資本轉移集中到大都市裏去。尤其在解放軍與敵偽蔣匪交戰的區域，我們會對城市實行長期的孤立和包圍政策，而這些城市大部份位於交通要道，對城鄉物資的交換是負担着重要任務的。

舊的城市的破壞和舊式的商業資本及其機構的沒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一旦我們把這些殘破了的城市置於我們新的國民經濟的體系和範圍之內的時候，當大城市的工業生產已有初步恢復的時候，對於這些衰弱的或真空了的城市鎮集，必須立即輸入大量公私商業資本和建立或恢復各種公私商業機構，這是使城鄉重建交換關係，使工業品與農產品相互流通的首要條件。

二 把消費城市變成生產城市

隨着革命戰爭的勝利發展，我們已經解放並將繼續解放許多大城市。這對於我們，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事件！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其複雜的新問題。

過去，二十年來，我們的工作是先鄉村後城市。這是因為在鄉村，反革命力量比較薄弱，革命力量容易存在和發展的緣故。毛主席規定了這條正確的路線，因而，在蘇維埃運動期間，在抗日戰爭期間，創造了革命根據地，組織了強大的人民革命的隊伍，獲得了今天歷史性的偉大的勝利。但當現在大城市從反革命的堡壘變為革命的堡壘，永遠屬於人民的時候，過去的做法，就需要改變了。毛主席和我黨中央又指示我們：必須一反二十年來的做法，把先鄉村後城市的做法，改變為先城市後鄉村的做法。如果我們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那就不可能使農村有進一步的發展，也就不可能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而人民革命政權就不會鞏固，中國人民就還不可能做到徹底翻身。

怎樣才能把城市工作做好？怎樣才能使城市起領導鄉村的作用？中心環節是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把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

在舊中國這個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統治階級所聚居的大城市（像北平），大都是這樣的城市。有些，雖也有着現代化的工業（像天津），但仍具有着消費城市的性質。它們的存在和繁榮除盡量剝削工人外，則完全依靠剝削鄉村。它們經過政治的、經濟的各種剝削方式，不僅搜刮鄉村的農產品來供給它們的需要，而且吮吸鄉村農民的脂膏血汗去換取帝國主義的工業品。它們對於帝國主義，一般地也是被剝削者，而對於鄉村（同樣，對於城市工人），則是剝削者。因此，造成了鄉村和城市的敵對狀態。我們進入大城市後，決不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而要消滅這種現象，就必須有計劃地，有步驟地，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從進入大城市的第一天起，就應向着這個方向去努力。這樣，才能充分而便宜地供給鄉村以必要的工業品，而換取其農產品，使鄉村和城市，從相互敵對轉變為相互依存；這樣，才能改善城市的經濟地位，從而改善城市人民首先是工人的生活；這樣，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不再受其剝削；這樣，才能使城市領導鄉村，變農業國為工業國；這樣，才能鞏固工農聯盟，鞏固從城市到全國範圍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

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對於我們，無疑地，是一件艱巨的工作，但決不是不可能做到的。首先，中國的工人階級雖然在數量上是少數，而在質量上，則很堅強，並且大部集中在城市，只要我們忠誠地去依靠他們，發揮他們的力量，則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的主觀條件是具備了的。其次，現代化的工業在中國國民經濟中，雖僅佔百分之十左右的比重，但大都集中在城市及其周圍。其中，最重要的，最大規模的，又都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官僚資本家所壟斷。我們把它沒收

過來，作爲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財產。只要不分散，不破壞，不在經營上犯農業社會主義及無紀律無計劃的錯誤，則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的客觀基礎也是存在着的。第三，在城市中，私人資本所經營的現代化工業，雖然是脆弱的，但也還存在着相當數量。只要我們堅持保護工商業政策，引導他們走向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方向，在國家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允許它們存在和發展，則對於城市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將也成爲一種有力的因素。最後，分散的、個體的手工業生產不僅在鄉村大量存在着，而且在城市，特別是沒有現代化工業的城市（如北平）也相當存在着。只要我們給予它們以適當的扶植，並把它們，經過生產的、消費的、信用的以至供銷的合作方式，逐步地組織起來，則對於城市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是大有作用的。

可以相信：無論從主觀條件或客觀基礎上看，迅速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都是可能的。問題只是在於我們是不是抓緊這一中心環節，進行這一重要工作（有些城市在我們進入以後，一個月，幾個月，還未注意這一問題，是錯誤的），以及在進行這個工作中，是否能遵循正確的方向前進，而不致發生大的偏向。在我們不斷地嚴厲批判了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和糾正了消滅私人工商業的錯誤之後，今天，在恢復和發展城市生產中，可能或已經發生的主要偏向，是：

一、不懂得或者不善於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人民、革命的知識分子、以及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知識份子、政治派別，共同致力於建設城市從而建設國家的艱巨事業。有的，不依靠工人，而依靠貧民，整日忙於放糧放賑施行救濟；不依靠工人階級，而依靠資產階級，認爲工人階級一無所有，那裏能依靠他建設城市呢？這是一種右的偏向。殊不知工人階級、其他勞

動人民和革命的知識份子，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如果不忠誠地依靠工人階級，認真地團結其他勞動人民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則革命力量便會變成脆弱，不僅不能完成建設城市，建設國家的任務，而人民民主專政的自身也將不能鞏固。但是，另一方面，不分青紅皂白，一脚把資產階級完全踢開，不和他們團結合作，則是一種左的偏向。這會使革命力量陷於孤立，同樣，對於建設城市、建設國家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是有害的。

二、只重視私營企業，而輕視公營企業；無原則地、無限度地、無區別地扶植一切私人資本主義，而對投機操縱的、野蠻的、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不加以必要的限制。當然，在今天，是需要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這一政策，我們已經確定地定下來了，不能搖動。因此，給予它以過大的不適當的限制，致使不能發展，甚至趨於消滅，也是錯誤的。但由於我們的經濟是以國營經濟為領導成分，而使其他一切經濟結構成份均向着有益於國計民生的方向發展。故對於私人資本主義中的投機操縱的、野蠻的、不利於國計民生的分子，必須在活動範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各方面，加以恰如其分的必要的適當的限制，引導其發揮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防止其發生不利於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

三、只知鼓勵生產，而在供銷上，沒有計劃，沒有辦法，致使生產和消費脫節，供給和需要矛盾，生產品推銷不出去，勢不能不陷生產於停滯的狀態中，且給予投機商人以操縱剝削的機會。爲了避免這種弊害，必須一方面，盡可能地比較有計劃地進行生產，他方面，在需要和可能的條件下，逐步地發展供銷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聯系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紐帶，也就是溝通鄉村

和城市的橋樑。它以公道的價格，把工業品賣給鄉村，而又以公道的價格，收買農產品，供給城市。這不僅可使鄉村避免投機商人的中間剝削，城市獲得糧食和原料，而且可鼓勵農民生產，發展鄉村經濟。

變消費的城市為生產的城市，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我們必須担負這個任務，完成這個任務。但由於我們長期脫離城市，轉入鄉村，對城市的情況和工作，極其生疏，要完成這一重要任務，必須虛心學習，努力工作！

三 逐步轉變農村紡織讓機器代替手工業

華北人民政府農業部副部長張沖，於人民日報發表專文，論述如何轉變農村手工業紡織問題。該文首稱：抗日戰爭期間，華北解放區在敵人分割封鎖下，民主政府實行自力更生的政策，曾提倡用土布代替洋布，這一政策的實施，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保障了軍需民用，有力地回擊了敵人的經濟封鎖，而且還生產多餘的布疋輸至察綏等地。到一九四八年，華北地區年產土布已達一萬萬三千五百萬方尺。平津解放後，我們接收的機器紡織廠，共有四十餘萬紗錠，萬餘台織布機，年產布四百餘萬疋，可供全華北區軍需民用的大部。這是一個新的情況，隨之也產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必須恢復與發展大城市的機器紡織業，農村中小手工業的副業紡織應該有計劃有步驟的讓位於城市中現代化的機器紡織工業。我們革命就是爲的發展生產力，我們絕不能把幾萬人便可很好完成的生產，曠費百萬人去作。今年許多地方在開始做生產計劃時，還強調農村手工業紡織的發展，甚至紡織條件與基礎較差的山區也仍要提倡。這必然要碰釘子，使農民及小手工業者吃虧。自然，用大機器工業以代替農村小手工業時，我們決不能像舊資本主義那樣，以狂暴的破壞方式，使小手生產者陷於失業與更加貧困；而應有計劃有步驟地領導小手生產者轉業，既使大生產遵循着規律發展，又使小手生產者避免了轉變過程中的損失。這正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不

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地方。關於如何組織手工業紡織轉業的問題，該文指出：目前各地春耕已經開始，農村勞動力的缺乏和大量植棉的需要，便是轉業的最好條件。應該積極地動員與組織這批勞動力轉到農業生產，特別是棉花、花生等工業原料的生產上去；有的地方還可以組織轉入其他適地適時的副業手工業，如葦席、草帽業等編織業和繁殖牛羊、養豬養鷄等。爲了促進這一轉變，應當在布、紗價格上採取適當的措施，即一方面要使手工業紡織的利潤逐漸的低於農業，特別是低於植棉、種花生與畜養、編織等副業，以刺激轉業；另一方面則要使手工業紡織不致遭受洋紗洋布的猛烈競爭的打擊，而應給以二、三年的時間，以便有計劃地逐步轉業。我們必須認真負責地領導這一轉變，組織這一轉變。

四 新的城鄉關係

爲了貫徹東北全黨由鄉村到城市的轉變，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城市的重要性，正確了解城市領導鄉村的意義。

東北全境解放，我們進入瀋陽、鞍山、撫順、本溪等大工業城市，至今已經半年有餘了，在此期間內，不少同志積極努力，從頭學起，克服困難，對於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管理工廠，已經得到不少知識、經驗和成績。但是，還有不少同志在實際行動上表現他們對城市的重要性和新的城鄉關係，還存在着某些糊塗觀念和混亂思想。譬如調幹部管理一個工廠，有的不視爲這將加重自己責任，反而認爲把自己降級使用了；有的願意到城市工作，却不願去管理工廠，不願從事工人運動，而要求到政權中去發號施令；有的以農村方式來管理城市，不是爲了從事艱苦經濟建設，而是被城市花花綠綠的物質享受所吸引；有的以農村方式來管理城市，不是盡力求其集中統一，而是把完整城市分割起來；有的雖身在鄉村，但認爲鄉村工作不再重要，放鬆職責，等待進城；有的被調到城市，開始興高采烈，一經看到工廠複雜緊張狀況，見難而退，又要再回到鄉村去；有的要進城，却只想去瀋陽、鞍山、撫順等地，而不肯到北滿，不肯到礦山，更不肯到急需從頭恢復建設的工礦地區；有的善於和農民作朋友，却不善於和工人作朋友；甚至有的還以城鄉對立的